原乡

乡村不能遗忘“老房子”

邹德祥

中国乡村不能遗忘“老房子”！

老房子是“古董”，现在的乡村，很多老古董都“丢”了。

老房子是文化遗产，现在的乡村，很多文化都“跑”了。

老房子，承载着乡音乡愁，诉说着乡村往事和风土人情。

我所居住的鄂东大别山地区乡村，能看到的老房子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现代化的楼房。钢筋水泥建筑屹立在乡村，与原汁原味原生态的乡村氛围相去甚远。

科学合理地保留老房子，让古老的遗存和记忆焕发出勃勃生机，考验着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水平。

乡愁是什么？

一次经历，让我对乡愁的渐行渐远产生了担忧。

那天的情形是这样的——

我驱车前往盛产“罗米”的鄂东大别山区大河岸镇花银岩村，一睹“贡米”风采。

“贡米”有段红得“烫手”的历史，传说乾隆皇帝吃过此米后觉其味鲜美，才御赐此米为“贡米”。“贡米”赢得了皇室青睐，却输在了市场上。当地人自产自种的谷和米从来不卖，好客的山上人家，来了贵客才会拿出珍藏的“贡米”款待。

走在花银盐村里，发现“贡米”的兴奋转眼间就被冲淡。古树、古屋本应随处可见，但村里很多老房子被推倒了，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幢幢现代化楼房，多少有些不协调的感觉。

花银岩不仅仅是“贡米”之乡，还应该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，记得住“乡愁”。

花银岩村村支部书记余科汉看出了我的“惊讶”，他笑着说，村民在外务工赚了钱，就一家家盖起了楼房。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困惑：“可没有了老房子，就失去了时代的印记和乡村的味道，花银岩村丢掉了‘乡愁’，就会丧失新一轮发展的机会。”余科汉听了我的话也露出惊讶之色：“你说的机会是什么？”我回答：“这个机会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东风，东风吹来满眼春，花银岩失去了昨天，再也不能错过今天和明天了”。

每到一处老房子面前，我都会提醒余科汉，这间房子不能拆啊，你们要挨家挨户做村民们的工作，老房子留着是宝贝，将来会换来大把的票子。“嘿嘿，守土有责嘛，我就为他们守住老房子”，余科汉一点即通。

让人惊喜的是，村里的古树保存完好，每走几十米，就会看见枝繁叶茂的古树错落其间，树上还挂着“名贵树种”的牌子。余科汉说，村里现有这样的名贵树种达300余棵。

“我捡到宝贝了”，一个9岁的小朋友在老房子旁的古树下“淘”到一杆老式烟杆。还有一位村民“淘”到了一个年代久远、图案精美的茶杯。这两样发现引起了一行人的欢呼。

村民们没事的时候转悠一圈，经常能捡到一两样明清时期甚至年代更久远时的“老古董”，余科汉打算动员村民们把捡到的“古董”保存起来建个“民俗博物（收藏）馆”，让外来的人了解花银岩的悠久历史。

老房子是什么

老房子是什么？

老房子是地方文化之根，是地方民俗之魂，是乡村振兴之镜……古民居、古村落、古街、古巷、古井、古树，“古老”的印记在我们身边依稀可见。

“古老”的印记是历史，是文化，也是不可复制、极为宝贵的旅游资源，应充分整合、释放这些资源的“能量”，让其成为地域人文的象征。

浙江莫干山上，有些民宿客栈回归乡土味，设计者将废弃的老房子进行修缮、改造，将当地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，古朴建筑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，让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成为诗意栖居的亮点，人与自然自由对话。

很多去过莫干山民宿的人，都能久久回味“老房子”的记忆和味道。

在老房子的改造中，合理利用被废弃的建筑空间，保留老建筑残墙木构的历史痕迹，对接自然的户外，构建具有现代理念的度假空间，帮助那些被遗忘的地方得以共享，营造出私密、幽静、古朴、素雅的休闲意境。

在位于鄂东大别山区的三里畈镇錾字石村，树龄百年以上的古柿树有3000余株。鄂东大别山区境内最大的一株甜柿树，就在三里畈镇毛家咀村扁担坳，树的胸径达75厘米，树高15米，冠幅14米×14米，丰年仍可产甜柿750公斤。每年甜柿节期间，前往当地观光和采摘甜柿的游客络绎不绝。在很多游客眼里，屹立数百年硕果满枝的古树不仅是一道靓丽的风景，也是“活文化”的象征。

全域旅游时代，一段古墙，一块石头，一棵古树，都是鲜活灵动的旅游资源。

“荆楚家学第一村”鄂东大别山区三里畈镇张家冲把老房子改造成书院，古老的“开笔礼”仪式引人瞩目。身穿汉服的数十个萌娃，正衣冠、敬拜孔子、朱砂启智、击鼓明志、启蒙描红、敬茶拜亲、书写“人”字，开蒙启智，接受国学洗礼。

名为“丁豆府”的小院，也是老房子修葺改造而成。小院主人传承家传豆腐宴秘制法，用最原始的石磨，磨出了美味可口的豆腐脑、豆浆。

走进张家冲，古老的印记随处可见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张家冲古称苍葭冲，始建于明代中叶，清代出过一名进士、一位武举人、十多个秀才；这里自然风光优美、遗存遍布。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两座古祠堂，古民居、古井、古城墙、古庙、古墓群错落其间。有百年以上古树48棵，最长树龄近500年。张家冲村作为“荆楚家学第一村”，慕名而来的游客日渐增多，他们成功开启的“文化小院”运营模式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样板工程。这个村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特色，突出“荆楚家学第一村”的功能定位，坚持文化为魂，修复传统，复兴文化，唤起了群众传承文化的自信和自觉。村民积极发展乡村文化旅游、特色农产品种植，让“乡愁”落地。

乡村是什么？

乡村是什么？

乡村是采菊东篱下？

乡村是幽兰生前庭？

乡村是陌上缓缓行？

乡村是狗吠鸡鸣地？

我给位于鄂东大别山区的燕儿谷景区写了几句“广告词”——

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。燕儿谷景区茶梅绽放，游客漫步林间小道，往来于花丛之中，尽情感受春天的勃勃生机。有的游客还饶有兴致地体验手工制作，或骑马驰骋一览奇山秀水。徜徉山水之间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。

想必“乡村是什么”的答案，已悄悄进入人们的视野和脑海里。

去年12月10日，“2019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湖北营”扎根燕儿谷，让来自马来西亚的63名师生深刻感受到中国的乡村之美。

在燕儿谷，面对一排排土坯房，孩子们的目光里流露出惊讶。领队黄新城说：“这是天然的房子，比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好多了。”在燕儿谷的茶梅小镇和工匠学校，营员代表蔡凯航多次拿出手机拍照，感慨地说：“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山村，美得不可思议！”明媚的阳光下，鸟声啁啾，寻根之旅的华裔青少年们迎来了新的一天。课堂之外，无论是知识还是感情，都伴随着“寻根”的脚步而加深。

听着导游的讲解，看着汩汩喷涌的山泉水，营员代表李昂霓突然问：“这水能喝吗？”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马上从泉眼中灌了一瓶泉水，喝了一大口，连说：“真甜，我还要灌些泉水带回家去。”

蓝天下的碧瓦朱墙，铜门木椅，这一幅幅从未见过的画面，还有手工打糍粑、磨豆浆、做陶艺、滚铁环、踩高跷等体验活动，深深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。看着那些原始的物件，巧妙的雕琢，精细的手工，少年们除了惊叹，作为华人的骄傲也油然而生。

茶梅小镇、茶梅园、乡村工匠学校、小香薯种植基地，精心设计的寻根路线，从夏商周人类聚落遗址、晋代宋代摩崖石刻、太平天国古城墙、京剧鼻祖余三胜故里，到农耕文化、乡村振兴、一带一路、中国梦，这些话题跨越数千年历史，融汇在大别山的文化画卷中，在海外华裔青少年们面前徐徐展开。

见证了这些因“老房子”而兴的乡村样板，我认为，谁利用挖掘好了“老房子文化”，谁就棋高一着，在经济发展中胜出。

老房子烙上文化印记，更能焕发乡村活力。中国的乡村建设，老房子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助推剂。

书话

赖以拄其间

杨迎春

捧读新近热销作品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），感动泪目的同时，心底自然生发的是敬意。“赖以拄其间”，是我突然间想到的最能表达对查琼芳们不畏生死、一往无前的精神的赞语。

“山，刺破青天锷未残。天欲堕，赖以拄其间。”战争年代的“山”，变成了今天的斗士。查琼芳们，有医生、有护士、有解放军、有志愿者、有清洁工、有驾驶员……当然还有领导、院士、科学家。最重要的，有党、有政府。

这是一场怎样的战“疫”！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的“战时记录”讲述了开战前的淡然，战端一开的毅然，战斗中的决然，胜利后的欣然。从整装待发，到闻令而动；从奋战拼搏，到光荣凯旋，67天的日记，67天的战斗，每一天看似重复，每一场却又那么惊心动魄。疫情突来，新冠肺炎致病之重、致染之速、致死之高，让天天与病魔打交道的医学专业人士都咋舌，更令普通百姓慌恐。人人自危之时，“天欲堕”，成了紧压在人们头顶的阴云。

然而，“枪林逼，飞将军自重宵入。”全国4.26万名医护人员悬壶入荆楚，义士捐款捐物、志愿人士筹措防控用品、卡车司机自发运送，源源不断的救援物资运抵湖北……哪里有疫情，哪里就有医护者；哪里在防控，哪里就有志愿者。鲁迅先生曾有一句“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”，恐怕先生在今天，面对此情此景，要感叹一句“我向来不吝以最高的敬意赞美中国人”：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；病毒无情，人间有爱。

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是这样记录“猛士”的：

“24日是农历除夕，年夜饭吃到一半，就接到了当晚出发去武汉的通知……起飞时间是24：00……飞机在轰鸣声中飞上蓝天，带着任务的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踏上征程……”

“戴着口罩，穿着厚重的棉大衣，坐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休息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戴着口罩睡觉：在安静的环境下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每一次的心跳和呼吸……”

“十几个小时下来，他的脸上已被N95口罩压出深深的压痕，鼻梁上已有了压疮。今天他也是夜班，但他今天白天还是赶去了医院，完成他昨天没有完成的事情。他说今早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忍不住掉了眼泪，不为自己的辛苦，只为武汉人民经历的痛……”

“病人情况不太好，家属明确表示放弃对老先生的一切抢救。但是作为医护人员，我们没有放弃，哪怕只有一丝丝生机，我们也在竭尽所能，用高流量氧、无创呼吸机等多种救治措施……”

“没过几天，病人又出现了气胸，接下来就是我在隔离病房第一次独立操作，800毫升的气体是我一针筒一针筒抽出来的。记得当时我一边抽，心里一边嘀咕：‘姐抽得不是气体，姐抽得是新冠病毒！’这种穿着隔离服操作的艰难和浑身闷热汗湿的感觉我会记一辈子……”

“真的猛士”敢于直面新冠病毒疯狂肆虐，敢于正视与家人的“生离死别”。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对“真的猛士”的诠释，没有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呐喊，却让我们震撼于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豪迈。

“武汉别怕，我们来了！”这是参加武汉新冠病毒一线战“疫”的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心声。北京的医生来了，上海的医生来了，其他各省区市的医生来了……医生来了，就有救了。“一位戴着呼吸面罩的病人，一听到上海医疗队来了，还摘下了面罩，告诉我们‘希望我们可以救救他’，我们赶紧让他戴上面罩，安慰他要对战胜疾病有信心。”

信心，不只病人要有，更主要的是医生要有。面对“全新”的新冠病毒，面对医疗物资紧缺的状况，看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知道，一开始，医生们显然自己心里也是没底的。然而，第二批援鄂医护人员来了，各种物资陆续来了，科学防控举措来了……“守得云开见阳光”，查琼芳们信心如磐石、勇气似东风，她们不畏艰险、不辞辛劳地工作着，一如她们传唱的《勇气》：有一种勇敢，是明知艰险，也决不回头。

“总有花开的时候。”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记录的是医护人员每一天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更于其中蕴涵着无穷的力量、无限的精神。那种不见成效不退缩的勇气，不到胜利不收兵的执着，真正体现出猛士豪情和英雄气概。当查琼芳记下“我们曾经为武汉‘拼过命’”的时候，武汉已经开始复工复产，武汉重新振作起来了。

“山一样的崇高信仰、海一样的为民情怀、铁一样的责任担当、火一样的奋斗激情”，是上海的时代奋斗精神。查琼芳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、情感和使命奔赴前线，奋战在金银潭医院的。

网上流传着一个诙谐而有意味的段子：钟南山、火神山、雷神山，三山镇妖疫。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讲述的就是山。那一位位不畏风险的医护工作者，一个个坚守防控岗位的值班人，一群群无私奉献的志愿者……他们，就是崇高信仰的山，坚如磐石的山，不惧风雨的山，顶天立地的山。

鄂未残，天未堕，山拄其间！

古建

风雨凌烟“番仔楼”

林建武

一座“番仔楼”，见证了一个家族的海上丝绸史。

在闽南侨乡的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一种集传统红砖白墙古民居与南洋建筑特色于一体的洋楼，被称为“番仔楼”。“番仔”是家乡人对漂洋过海到南洋生活的华侨的称谓，语气中隐含羡慕和妒忌双重意味。

每一幢“番仔楼”都承载着一位母亲对漂洋过海儿子的牵挂，一个妻子对在异国他乡丈夫的守望，一个孩子对父亲归来的期盼，同时也是一个离乡海外侨胞思乡念祖、与家乡亲族血缘关系的时代纽带，见证了一辈“过番”人谋生创业的辛酸历程。

这些有异域风情的建筑，以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印尼风格为主，也有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美国式的，不仅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海上丝绸记忆，也充分体现了闽南华侨建筑的独具匠心和多国文化的交融合璧，更以其独特的家族传承留下了珍贵的“万国建筑博物馆”。

闽南多山少平地，清末至民国国弱民穷，这些“番仔楼”是一些闽南人为生活所迫漂洋过海前往南洋谋生，发达后回乡所建。其建筑风格中西合璧，建筑材料多为南洋直接运输而来。

“番仔楼”集闽南传统古民居与南洋建筑的优点，因设计师想法各异，各种石雕、砖雕、彩画、拼砖、灰塑等工艺价值高，是闽南侨乡的一颗颗建筑瑰宝。“番仔楼”在闽南泉州、漳州一带数量及精品甚多。

许多“番仔楼”不仅建造精美，并且饱含华侨背井离乡下南洋打拼的辛酸血泪，每一栋“番仔楼”背后都有一段生离死别、忍辱负重、白手起家和荣归故里的传奇故事。

在闽南龙海市角美镇东美村（今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东美村）古侨村，有座气势恢宏、洁白耀眼的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巨型建筑——百年华侨豪宅曾氏“番仔楼”，从远处望去气如意大利维克多·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。闽南的“番仔楼”多为独栋别墅，而曾氏“番仔楼”俨然是个建筑群，一派“皇家庄园”的规模。

曾氏“番仔楼”。 **张志坚摄**

这座历经百余年的曾氏“番仔楼”，依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，透露着昔日的辉煌与霸气。

走进曾氏“番仔楼”，发现整座楼的建筑以闽南人的传统习惯坐南向北，成三横三纵“凹”字形布局，主次分开、错落有致。整座建筑雕梁画栋，门房、窗户、房梁上布满各种精美的石雕、木雕图案，呈典型的闽南风格。

据居住在此的曾氏后人介绍，房主曾振源于19世纪中期，只身远渡新加坡，开始在南洋谋生。从在货栈当学徒干起，秉承闽南人吃苦耐劳、忠厚诚实、聪明睿智的传统，很受老板喜欢，慢慢帮老板打理生意，直至自己进入商行。

据说有一年台风季节，暹罗、安南等地要高价进一批货物，无人敢出海，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他虽然对台风心生敬畏，却也看到了商机。或许是老天怜人，此次出海化险为夷、安全而归，也为他拿到了用命换来的第一桶金。

此后，曾振源用挣到的钱开了间货店，取名“丰源货栈”，从此走上自己的经商之路。经过十多年的商海驰骋，生意逐渐涉及贸易、航运、典当等行业，并在新加坡，菲律宾、印尼、泰国、越南、缅甸以及厦门、广州设有分号，逐渐成为闽南的巨商望族。

发迹后的曾振源为了实现衣锦还乡“起大厝”的夙愿，于1903年回乡盖起了现在这座“番仔楼”，前后历时十四年建成，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627平方米，大小房间120余间，单修造工钱就耗费白银二十多万两。

楼分为上下两层，主墙为白色格调，欧式壁面、浮雕花鸟错落有致；外墙装饰为英式风格，虽历百年，色彩仍然鲜艳，据说所用的花瓷砖乃是英国制造，由南洋专船运回。楼顶红砖黛瓦两侧，壁炉的烟囱、钟楼相互辉映，洋溢着浓烈的异国风情。

此楼另一奇观是地下排水用水系统，由于闽南每年春节过后都是“阴雨连三月”的梅雨季节，此楼构建时在大楼的石板通道下面设有三纵三横的排水沟，无论下多大的雨，都不会出现积水现象。后花园置有风力抽水机房、木风轮带动机器把水提上楼顶水塔，再通过管道，通向各座建筑，百年前农村有自来水设施，可谓凤毛麟角，这样巧具心思的设计令人惊叹不已！

历经世事变迁，如今这些散落在闽南农村各个角落的“番仔楼”大都保存完好，也有的因后裔侨居海外、无力修缮而残破不堪。这些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留下的中西合璧建筑物，是值得好好珍惜保护的“文化遗产”。